十駕齋養新錄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

嘉定錢大昕

道

中庸言道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倫也唯道不外乎五倫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不虛行有天地而後有天地之道有聖人而後有聖人之道學聖人者爲君子之道反是則小人之道非吾所爲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有索之虛无以爲道者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

其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於窈冥恍忽不可名象之中與孔孟之言道枘鑿不相入矣

張無垢曰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亾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勲業也

韓康伯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其注太極云夫有必生于无故太極生兩儀也正義中之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混混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晉人以老莊說易後儒知其非而終不脫

此案曰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五倫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無不善堯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欲其自別于禽獸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之謂良知良能此之謂性善釋氏棄其父母昆弟而不知養雖日談心性何益

忠恕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聖賢之忠恕也離恕而言仁則為煦煦之

仁舍忠而言信則爲硜硜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爲仁禮之本也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論語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張問政則曰行之以忠子貢問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後人但以忠爲臣道又以捐軀徇國者爲忠而忠之義隘矣

言動

衣冠中動作愼不苟訾不苟笑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者之

事也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出法言）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終以亡身王安石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亦足以禍國

謙讓

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也恭敬辭讓本非兩事合讓而言敬則空虛無所著雖曰言敬而去禮愈遠矣禮者自卑而尊人人與己相接而不知退讓則橫逆及之矣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孔子至聖賢於堯舜而自言竊比老彭謙之至讓之至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而人恒敬之舍謙讓何以哉

義利

古之士無恒產而有恒心今之士即有恒產猶不能保其有恒心也況無恒產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好利而不好名雖在庠序其志趣與市井脊徒何以異哉

王伯厚云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廉恥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即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

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云行己有恥廉恥與禮義本同一源而必別而言之者以行事驗之而決其有不同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妄爲古人尚實事而不尚空言故視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

宋鄭綰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綰雖無恥猶知人笑罵也章惇召人相人問當國何先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小人無忌憚曾綰之不若矣

方正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義府小人固不足責馬劉貞觀名臣乃亦有比匪之傷乎

儉

嗇于已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已謂之吝嗇于人并嗇于已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愛與吝小人之事也晏子春秋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譚子化書

李元衡儉說云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侈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遂欲不若儉而安性

止謗

止謗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謗曰無辨文中子之言也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辨可矣謗之有因者非自修不能止

改過

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

君子高於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

陸宣公上疏言聖賢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重人不重位

晉書紫淡傳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

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人吏曰向謂
君侯問人不謂問位
公懸卿卿懸長子孫雖達士論不可欺也第五之名何減驃
騎弟兄殊趣物議不少貶也謝何皆希高隱謝出何不出而
何優于謝矣元白均稱才子元相白不相而元劣于白矣

語錄

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磨西來自
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錄興焉支
離鄙俚之言奉爲鴻寶併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甚
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憚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尚之以爲勝於

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名

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於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名也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

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趙岐注好名之人章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是也朱文公不用趙注乃取蘇子瞻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瓦釜爲說恐非孟子本旨上云好名之人下云苟非其人則其人即好名之人無疑矣且自古斷無能讓千乘之國而猶變色於簞豆者稽之於古既無其人度之於情恐無其事陳義雖高不如古注之似淺而實當也

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

荀卿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

范文正公曰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晁氏客語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薛季宣上孝宗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其義何鄉不立

陳塤言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魏了翁奏議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恐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

顧寧人曰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

功過相除

鄭康成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見詩民箋）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

公羊傳云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

不害其為知孟公綽不可為滕薛大夫不害其為廉宰我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為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之才之嘆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

忠臣不事二君而不事二君者未必皆忠烈女不更二夫而不更二夫者未必皆烈逢君以危社稷雖捐軀不為忠也制夫以絕似續雖守寡不為烈也

朱文公議論不實

朱文公云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

繫辭此皆蹴等之病又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皆與人言讀書玩理外攷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文公窮理精而好學篤故不爲過高之論若金谿諸子則以爲支離而不足學矣

陳止齋不好辯

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

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鬭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宋儒經學

王伯厚曰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授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

矣予嘗見景定建康志有明道書院講義一卷皆王氏所謂支離蔓衍之詞也

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宋景文唐書儒學傳於啖助贊深致貶斥蓋其時孫復石介輩已有此等議論而歐陽公頗好之故於此傳微示異趣以防變古之漸其後王安石以意說經詆毀先儒略無忌憚而輕薄之徒聞風效尤競為詭異之解如孫奕說詩毚兔以毚為蛙說論語老彭以彭為殤示兒編羅璧謂公羊穀梁皆姜姓識遺真可入笑林矣

道統

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

太極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以老莊說易故云爾也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韓康伯義無極二字亦見老子復歸于无極六經初未之有也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較朱文公似勝之

六經注我

林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爲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實本無病也陸子靜云六經皆我注脚又云六經注

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以求之子靜何人敢以六經爲我注腳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引儒入釋

朱文公答孫敬甫書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

黃勉齋云近世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禮典猖狂叫呼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一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　馮琦奏疏

知人之難

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荀卿門人有李斯程氏門人有邢恕章惇從學于邵堯夫秦檜見稱于游定夫大姦若此君子不能保其終也鄭俠仲爲秦熺所薦吳康侯爲石亨所薦當辭而不辭於出處之義有遺憾矣

法後王

荀卿法後王之說王伯厚深識之趙翼爲證甚似深達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孟荀並乎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與荀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荀卿弟子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也既何以當後王之名而荀子乃有法之耶方是時老莊之言盛行皆妄託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鍼砭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爲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其談堯舜躬行商韓此宋之所以亾也後儒好爲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代徒爲世主輕儒者藉口是不如

法後王之說爲無弊矣要非荀卿立言之本旨

臣道

人臣以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故汲黯之戇勝于張湯之從臾朱雲之狂賢于孔光之謹慎

大臣不親細務錢穀刑名自有主者非宰相職也陳平好陰謀非以儒進而志古未遂尚識大體自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熒惑人主甚且謂天變不足畏而變理陰陽之職罕有講矣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

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田表聖奏議序）漢文帝唐太宗可謂明主矣而賈誼魏徵上書多憂危之言所以為良臣

薦賢

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見牟巘陵陽居士集）近世大臣有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得公正之譽者豈古今時勢不同歟身家之念重而忠愛之意薄也

黨籍

元祐黨籍三百九人不皆粹然正人也而至今與馬呂並傳者蔡京擠毀以成其名也建文姦黨諸人非皆凜然忠臣也

而至今與方練俱傳者成祖肆刑以成其名也姦臣暴君快意于一時而被其毒者流芳於百世心愈狠而計愈拙當時無惻隱羞惡之心後世豈無是非之心哉徐健庵云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此輩惜未聞斯語

沈圭說

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至正直記所述沈教授圭之言也沈云聞者傳記未暇攷其詳雖爲下等人說然却是救時名論

六先生

琴川志端平初元令王爚于縣學東建六先生祠濂溪横渠明道伊川

晦庵
南軒

王峯續志淳祐辛丑朝旨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崑學立繪濂溪伊川明道晦翁橫渠南軒之像於從祀壁間已酉楊令吳堅始建祠咸淳丁卯增祀康節涑水東萊共爲九人

至元嘉禾志尊經閣之下奉安先聖燕居像兩旁則祠十先生焉謂濂溪康節涑水明道伊川橫渠晦庵南軒上蔡東萊也

宋史禮志淳祐元年正月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二年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咸淳三年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士大夫不說學

士大夫不可以無學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亾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爲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

清慎勤

王隱晉書載李秉家誡云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見魏志李通傳注秉所稱先帝者司馬昭也昭雖篡弑之賊其言不可

以人廢今人謂清愼勤三字出于呂氏官箴由未讀裴松之三國志注也

居官忌二事

施彥執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已則貪在公家則聚斂亡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眞劫盜也北窓炙輠

科場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于之以難則覬倖

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日知錄

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儁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沮之以為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為第一場四書文為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為八股之文不得諉為未習如此則研經

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

河防

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爲國家之大患矣河爲北條之川由絳水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淸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淸河也千乘郡今武定府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改爲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於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

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爲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淸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淸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言之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釃爲二渠疏爲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於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隄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靡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

顧寧人曰宋啟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

河以至于閑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逃事以至于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日知錄）今之官吏其好利猶昔也隄防日增決溢屢告竭海內之膏脂飽若輩之橐槖賞重罰輕有損無益甚何能淑載胥及溺淵深可慮也

通鑑多采善言

司馬溫公通鑑目錄極簡括而多采君臣善言如明主愛一嚬一笑（韓昭侯）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陳圖）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龔遂）明主可為忠言（趙充國）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王嘉）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任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皆無益百姓（宗均）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第五倫）遣將帥

不如任州郡李固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崔寔
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王
昶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王述便宜者便於公宜于民也顧憲
之史不書惡人君何所畏忌魏孝文帝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
決罰之地高熲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魏徵循正而行自與志
會唐太宗執政不能受諫安能諫人人臣納諫與冒白从何異
仝明主貴忤以收忠賢惡順以去佞邪法貴簡而能禁刑貴
輕而必行楊炯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陸象先士名重于利
吏利重于名劉晏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仝六經言禍福由人
不言盛衰有命實事求必知知事求必實天不以地有惡木

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諫者當論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帝王之道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財賢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皆陸贄萬國耳目豈可以機數欺之韓偓皆古今不易之論以資治名其書斯無媿矣

古語多有本

朱新仲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爲禰衡不知本鄒陽書也予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人知爲張綱語不知本於孫寶傳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人知爲羊祜語不知本於王莽傳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知爲王羲之蘭亭序不知本於京房傳房云今之視前膺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人知爲孫思邈語不知本于文子文子云心欲小志欲大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人知出韓愈爭臣論不知亦本文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人知爲韋彪語不知本于孝經緯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人知爲諸葛亮語不知本于淮南子淮南志作德

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宋史以爲李孟傳語不知本於王輔嗣注易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宋史以爲蔡元定語不知本于劉子劉云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清談

魏晉人言老莊清談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遠人後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為淺近而馳心於空虛窈遠之地與晉人清談奚以異哉顧寧人云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京陸沈其禍與晉等趙鼎言安石以虛無之學敗壞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經義取士之害士習

文字不苟作

顧寧人曰文須有益于天下後世若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

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有損于已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已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文人勿相輕

杜子美詩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愛古人也王楊盧駱之體子美能爲而不屑爲然猶護惜之不欲人訾議且曰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推挹如此以視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者猶鵾鵬之與蚍蜉矣

薛能小有才而妄自稱詡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一句又云我生若在開元日不遣名爲李翰林眞令人絶倒矣能從事蜀川日每短諸葛功業有詩云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其狂悖喪心如此宜乎不令終也

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譏直豈皆淫媟之詞若反脣相稽牧之獨無媟語乎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

文人浮薄

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無非奇詭妖豔之事任意編造誣衊後輩而牛僧孺周秦行紀尤爲狂誕至稱德宗爲沈婆兒則幾于大不敬矣李衛公窮愁志載其文意在族滅其家而始快雖怨毒之詞未免過當而僧孺之妄談實有以招之也或云僧孺本無此記衛公門客僞造耳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爲矣而市井無賴別有說書一家演義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爲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詩文盜竊

皎然詩式著偷語偷義偷勢之例三者雖巧拙攸分其爲偷一也後代詩文家能免於三偷者寡矣

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郗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姚察撰漢書訓纂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為己說顧寧人謂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語雖太過實切中隱微深痼之病

唐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時人為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今之舉業文字大率生吞活剝其詞必己出者百無一二士習之不端於作文見之矣

釋氏輪迴之說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即

晉人依託

釋道俱盛于東晉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坦之傳）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仲堪傳）王氏

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王羲之傳郗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郗超傳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南史杜京產傳當時士大夫好尚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為小字珣又捨宅為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治生

清波雜志云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俯育粗了伏臘不致喪失

氣節有田方爲福蓄福字從田從衣大昕案福从示不从衣宋人不講小學故多誤解

許魯齋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于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

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餽故井上之李甘于彈鋏之魚五侯之鯖劣于墻東之儈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

嘉定錢大昕

宋槧本

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却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讐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

蘇子瞻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

和之者衆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予向見宋槧本有避亶字注从亩从旦於下未審其故頃見岳倦翁愧郯錄有一條云紹興文書令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三皆著令改避唯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亠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迴避由于欽宗舊諱但倦翁著此書在嘉定甲寅其時尚未避亶烜二字不知何時著令何人陳奏也

借書

許慈與胡潛並爲博士更相克伐謗讟忿爭書籍有無不相

通借遂以矜己妒彼見譏于世蜀志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南史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同上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北史蘇東坡在黃州有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見與秦太虛書

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鬻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清波雜志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還一也汚損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澤擇其人而借之則賢子孫之事也

引書記卷數

余蕭客仲林云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繁露兩書然亦偶有一二條耳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在程大昌前頃閱道藏見王懸河三洞珠囊每卷稱某書某卷懸河唐人又在江少虞之前矣四庫全書總目謂李匡乂資暇集引遜典名注出某卷匡乂亦唐人

下走

鄭朋奏記蕭望之自稱下走應劭曰下走僕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司馬遷與任安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牛馬走即下走也上稱官名下則自謙之詞或解爲太史公之牛馬走則迂而鑿矣

陳椽

史記貨殖傳故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小司馬以陳椽爲經營馳逐之意予謂史記多古語陳椽猶馳逐皆雙聲

䦱穿

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䦱穿䦱穿猶言貫穿也

仳脅

論衡骨相篇晉公子重耳仳脅爲諸侯霸張儀仳脅亦相秦魏仳脅即駢脅也仳駢聲相近

懊憹

南史王敬則傳有懊憹字一切經音義懊憹今皆作惱同奴

道反懊憹憂痛也予謂農惱聲相近詩遭我乎猱之間漢書猱作嶩

佚蕩

揚雄傳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讜晉灼曰佚蕩緩也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蕩亦作傷韋佚爲替傷蕩爲讜晉音鐵儻司馬遷傳倜儻非常之人與晉音亦相近說文跌踼也亦佚蕩之異文

翠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案說文滜澌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閒介

閒介雙聲字出孟子山徑之蹊閒介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朱文公章句始以山徑之蹊閒爲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謂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易

予向謂漢儒讀經字有異義無異音今又得一證易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申其義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是鄭讀易簡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音宋以後分去入兩讀而周簡子名宏遂不用易簡義謂易者易也音易有无相代彼此相易皆正

是易義若然則易與變易更何分別不應列爲三義矣自一字分數音而經學益多穿鑿之解爲稚川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

賈誼書引顓頊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今人讀善惡各分兩音苟知緣善而善緣惡而惡之義則分之無可分矣

夫差

前卷言吳王夫差之差可押麻韻引羅虬比紅兒詩按宋之問浣紗篇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

姓山藪半潛匿芋羅更蒙遮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黜邑奪人目效顰亦相誇是唐初人已讀此書

非三公而稱公

史家之例非三公不稱公顧氏曰知錄言之詳矣晉宋以後即有不盡然者南史謝朓傳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朓死於齊代休文未嘗位三公也虞愿傳王秀之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虞寄傳或謂陳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及寶應敗走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丘靈鞠傳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代友改字

范淳父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司馬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正譌且與合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范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如何如何見梁谿漫志按夢得字與劉賓客同而名又有禹字當時必有以爲慕劉者故溫公帖有正譌之語

宮中稱呼

宋太祖稱杜太后爲娘娘見鐵圍山叢談高宗稱徽宗爲爹爹稱韋

太后爲大姐姐太后稱帝爲哥內禪後稱孝宗爲大哥見四朝聞見錄

婦人稱阿

漢魏婦女有稱阿者如陳皇后小字阿嬌及寡婦左阿君見於游俠傳荀攸妾阿騖見魏志朱建平傳六朝多以阿系姓如晉書中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晉書唐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南齊書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唐書安樂公主傳阿武子尙

為天子洪景伯云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則南宋猶然今則公私俱無此語矣

北史隋房陵王勇傳昭訓雲嬖幸皇后忿怨曰睍地伐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

婦人稱奴

婦人自稱奴蓋始於宋時嘗見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為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為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大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予按六朝人

多自稱儂蘇東坡詩它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儂家猶奴家也奴即儂之轉聲唐詩紀事載昭宗菩薩蠻詞何處是英雄迎奴歸故宮則天子亦以此自稱矣或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蓋後人嫌其俚改之

老

今世友朋相狎呼其姓加以老字亦有本白樂天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詩微之試覓老劉看詩夢得北史石曜持絹一匹謂斛律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是北齊人嘗以老石自稱矣若老杜老蘇別於小杜大蘇言之非當時相稱又有稱其人字者蘇東坡詩老可能爲竹寫眞謂文與可也

今人多稱其上一字俗亦稱下一字東坡詩不知老奘幾時歸謂元奘

小名鐵柱

北方小兒乳名多稱柱兒或稱鐵柱兒予讀辛稼軒清平樂詞爲兒鐵柱作也其詞云靈皇醮罷福祿都來也試引鶴雛花樹下斷了驚驚怕怕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兒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則鐵柱之名宋時已有之矣

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偏旁命名遞及子孫取相生之義蓋盛於宋時 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焞洙子構 秦檜兒梓弟棣檜

子熺孫垍堪曾孫鉅元孫浚灌　朱松子熹孫塾埜在曾孫鉅鈞鑑鐸銓元孫淵治濟濟濬澄　李燾子垕垩塾垈壄堂孫鏜錫鑪銶鋏鏵鐮銓　陳源子樑孫照熙曾孫塈圻堪元孫鎜是也予讀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畢坰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炕弟名擠子四人鏞鈃銶鋭則唐人已有之今東雅堂本炕作杭注云杭本作炕攷唐書畢構傳亦作炕則杭本是也又唐史崔鉉子沆裴均子鍔高釴弟銖鍇釴子湜鍇子湘與皇甫湜子松當亦取此義

義

會稽志義井在府東二里下爲大井袤丈上設三井口以受

汲濩以大亭遇旱歲不減尤宜染練義者蓋以衆所共汲爲名今世俗置莊以給族人曰義莊置學以教鄉曲子弟曰義學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漿闢地爲叢冢以藏暴骨曰義冢東坡先生謫黃州取諸郡所餉酒置一器中以餉客曰義樽近時州縣衆力共給役曰義役皆與衆同之意又俚俗有義父母義子孫義兄弟衣加襴曰義襴以髮作髻加首曰義髻此又不可曉也大昕案魏志張魯傳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則義米義舍之名自漢已有之朱新仲云外來之物曰義

如義見是也

雨

一切經音義云臘歳終祭神之名經中言臘諸經律中或言歳今比邱或言臘或云夏或言雨皆取一終之義案天竺多雨名雨安居從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土火羅諸國至十二月安居今言臘者亦近是也此方言夏安居各就其事制名也卷十四 杜子美舊雨來今雨不來之語蓋取諸此

漢唐金價

履齋示兒編云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

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卽是金百斤爲錢百萬也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爲反間捐金四萬斤使漢金不賤何以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頴達能諫太子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

野客叢書云緗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

日知錄云洪武八年金一兩當銀四兩十八年一兩當銀五兩永樂中一兩當銀十兩幼時見萬歷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

大斗大兩大尺

唐律疏義引雜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十

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稱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

唐六典與雜令同又云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據隋書律秝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開皇開唐初沿而不改耳

元寶

輟耕錄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

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買所以民閒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是元寶起五十兩起于元世也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閒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是金時銀錠已有重五十兩者但當時無元寶之名

古人稱金銀曰鋌今用錠字按廣韻錠有兩音一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一徒徑切錫屬俱與銀鋌義不協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為定後移其名于銀又加金旁

浙東斗尺

至正直記浙東斗尺皆存故宋遺製斗謂之百合足比今之官數八升也謂官數三十合尺謂之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皆用官樣至宜興則間有之杭城又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鄞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蔣料音勞蔣去聲

四柱

今官司錢糧交代必造四柱冊四柱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也至正直記云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則元時已有此名目

火耗

元史刑法志諸產金之地有司歲徵金課其有巧立名色廣取用錢及多稱金數剋除火耗爲民害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之火耗兩字見於史始此

孝弟

古人惟子孫稱孝詩綏予孝子孝孫祖位皆廟中之稱後代

以弟承兄則有稱孝弟者續通鑑長編載嘉祐八年孫抃等議云太祖之廟太宗稱孝弟眞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是也俚俗之稱更有可笑者蘇州府圓妙觀前甎塔近年傾圮土人拾得一甎其文云條坊巷街北面南居淸信崇奉三寶女弟子孝妻傅氏妙喜同孝男虞宗臣宗禧宗孟等蓋宋時所刻又盤門內西洋環巷石井闌上有孝夫某某爲亡妻何氏四乙娘字嘉泰元年正月刻又府前西米巷石井闌有孝夫某爲亡前妻黃氏十四娘字嘉定十七年十二月刻是宋時有孝夫孝妻之稱

契姪

陸子靜集有楊承奉葉碣末題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襃成侯未嘗徙封

後漢書孔僖傳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孔志爲襃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襃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是永元以後孔氏嗣侯者皆當稱襃亭不當云襃成矣乃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襃成侯帛而曲阜孔廟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襃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立于永壽二年其陰有襃成侯孔建壽名皆在永元之後而稱襃成侯如故洪氏隸釋以爲損未嘗徙封固信而有徵矣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五等而

襃成侯國不見于郡國志則襃成殆亭侯而非縣侯依史例當云襃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仍爲徙封耳攷魏黃初二年詔亦稱襃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徙封襃亭之事也

嘉祥縣南武山

日知錄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予謂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卽漢武氏石室也

錢譏

錢譲事不見於史冊湖州府長興縣志皆列入人物所載事迹未可盡信如征東大將軍漢時未有此官又云天子臨喪哀慟給兵吏加威儀還葬故鄉恐亦非實漢世天子臨大臣喪事不恒有譲位非三公世非外戚何緣遂此異數藉令有之何以史不一見其名乎唯爲郡將訴冤一事最可稱而吳郡志牧守未見譲固名不知志何所據也錢氏舊譜又載九江寇周生范容擾淮泗徐揚間詔拜譲廣陵太守征東大將軍都督江左六州諸軍事斬賊帥徐鳳謝安于陣而江寇周生等自縛款首桓帝旌其功封宿春侯以范史證之俱無影響大率後人附會之詞攷鄭樵氏族略云漢哀平間錢遜爲

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而讓亦官廣陵太守意者讓

遜本即一人夾漈避宋濮安懿王諱改讓爲遜乎

錢珝

唐詩紀事以錢珝爲吏部尚書徽之子攷唐書徽傳徽子可復方義方義之下乃云子珝是珝爲方義之子非徽子矣珝以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攷王摶罷相在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珝之貶斥當在此時而韓文公薦錢徽自代狀稱其年輩皆在臣前文公生于大歷戊申至乾寧丙辰已百二十九年矣而徽又長于文公其子恐無逮事昭宗者計有功殆誤會唐書之文也唐書珝字瑞

文與名相應而紀事作端文亦誤

袁高題名

唐詩紀事載袁高茶山詩又云唐制湖州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歷後始有進奉建中二年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此詩一章刻石在貢焙院是詩爲建中二年所作矣頃得高題名於長興之小石山即顧渚支峯其文云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詔修茶口訖至口山最高堂賦茶山詩興元甲子歲三春十日則是賦詩在興元元年非建中二年也其詩云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遶天涯所獻愈艱勤蓋興元春朱泚竊號長安德宗西幸奉天

故有此語若在建中二年則不得云皇帝尚巡狩矣唐史袁高傳失載刺湖州事李吉甫茶山詩述碑陰記述高所歷官云德宗嗣位累遷尚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權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則高之徵拜給事中即在興元甲子冬也

于頔茶山詩述

金石錄第一千六百十六唐茶山詩幷詩述詩袁高撰詩述于頔撰徐璹正書第一千六百十七唐詩述碑陰記李吉甫撰徐璹正書貞元十年正月此碑久亾而于頔題名尚存在長興縣小石山正書十五行文云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刺史

臣于頔遵奉詔命詣顧渚茶院修貢畢登西顧山最高堂汲嚴泉□□□似是茶字□□□似是親字前刺史□□□袁公留題□□似是刻字茶山詩于石大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春三月蓋茶山詩述之刻郎在是年又逾二載而吉甫爲文記之則袁高已卒矣唐詩紀事謂高卒于憲宗時亦非也唐書高傳云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讜贈禮部尚書非謂卒于憲宗時

瞿鏡濤云袁高于頔兩題名茶字凡五見皆作荼唐人精于六書不肯輕作俗字如此

六先生

朱文公有六先生贊謂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涑水也端

平初嘗熱令王爚于縣學建六先生祠祀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淳祐辛丑令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其後有稱九先生者則於六人之外增康節涑水東萊也又有稱十先生者則於九人之外增上蔡一人也

生日

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秖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

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也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麪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且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麪各二十斛其後以廢務非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也攷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於宋矣王明清揮麈錄賜生辰

器幣起於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自是執政為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祁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咸寧郡王俁生日禮物口宣賜

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曰宣賜皇叔荊王顥生日禮物曰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曰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曰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曰宣賜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曰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生日獻詩詞

西清詩話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於唐末

履齋示兒編云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

明道雜志潞公以太尉鎭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孔毅夫

野史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温公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獻小詞為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雖未可信然生日獻詩詞蓋盛於北宋時矣

東坡集有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詩有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為壽且貺佳篇次韻為謝詩有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壽詩有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詩又有表弟程德孺生日詩趙倅成伯母生日口號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詩

吳曾漫錄秦益公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虜人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

官可酬建鄴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益取其親切耳
蜀人李善詩無窮甚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
以爲過有時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
有會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宋或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
其畫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
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它畫軸紅繡囊緘之謂必退回
王忽令盡啟封掛畫于廳事標所獻人名銜于其下良久引
客褻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唯一兵
官乃崔自畫二猫既至前惋愕失措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二年贓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太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爲言故立法見繫年要錄

魏華父云人主生日爲樂始于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它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

爵里刺

釋名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世語夏侯榮七歲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徧談不誤一人三國志注後漢書禰衡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井丹傳未嘗修刺候人仇覽傳齎刺就房謁之童恢傳掾屬悉投刺去皆在東漢之世而王充論衡稱韓生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則西京已有之

宋名刺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

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迹其別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耒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校書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顙矣

周煇清波雜志云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爲策襯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

云謹狀官稱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名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疏

齊物

王伯厚謂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誤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于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荅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爲名其誤不

始康節也

梓潼神

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王鐸謁梓潼張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名夜雨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劒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劒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斬馬威稜應埽蕩截蛟鋒刃俟昇平

鄧侯爲國親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劒贈神故二公賦詩

吳自牧夢粱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眞君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級是南宋之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皇元延

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實主之

魁星

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拨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爲一學偉觀前知州吳槃既勤樸斲令侯錢可則始丹堊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顧氏日知録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而改奎爲魁又謂魁非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爲首故有九魁之稱而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揚雄甘泉賦冠倫魁能能古台字魁能卽魁台也

杜子美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爲宰相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云狀貌魁梧奇偉皆非不美之詞宋人稱狀元爲廷魁見石刻鋪敘上舍第一人爲上舍魁見文獻通考由來已久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分野儒擬當興之象特史官傅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爲斗魁非奎宿明矣奎爲西方之宿而顧以爲北方元武之宿亦誤

道人道士之別

六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

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是道人與道士較然有別矣南史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即沙門

天師

天師之稱始見于莊子特一時尊敬之詞非以爲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道誑惑漢沔間其孫魯據有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爲天師水經注沔水篇云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云平都縣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何充傳時郗愔及弟

曇奉天師道殷仲堪傳少奉天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妄之稱始登正史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

棊局

韋昭博奕論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李善注引邯鄲淳藝經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云奕棊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棊局縱橫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予嘗

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也棊譜首載孫策賜呂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後人假託也

籤詩

今神廟皆有籤詩古者以決休咎其來久矣祠山事要云祠山籤語一百二十八首紹興十一年郡人勇樞經從毗陵之無錫遂見山巔有祠宇甚麗指問路人云張王廟勇因致敬得此籤語已而下山回顧仰無所有既歸寫置祠山此祠山張王之籤也老學庵筆記云道僧則發乞籤於射洪白崖陸使君祠使君以杜詩為籤得全家隱鹿門之篇此射洪神之籤也皆在南宋初周密癸辛雜識載太學忠文廟祠銀瓶娘

子其籤文與天竺一同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

嘉定錢大昕

吳郡志沿革之誤

范石湖吳郡志云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爲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大昕案志所云三國者謂九江淮南吳也今攷之殊不然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布所得者僅壽春以西耳若彭城廣陵以南至吳會稽皆屬項羽在梁楚九郡之內漢滅項氏封韓信爲楚王其時吳會稽蓋屬楚及韓信廢分其地爲荆楚兩

國始改屬荊王劉賈賈爲英布所殺改封兄子濞爲吳王始屬吳然則吳會稽之地漢初屬楚繼屬荊繼屬吳史文班班可攷與九江淮南了不相涉英布雖嘗殺賈不旋踵爲漢所誅初不能有其地吳郡志舍荊楚而繫之淮南可謂謬之甚也

吳地記

陸廣微事迹無可攷所撰吳地記云自周敬王六年至今唐乾符三年則是唐僖宗朝人而唐藝文志不載此書至宋志始著于錄吳江一縣吳越有國日始置而卷內有續添吳江縣云云殆後人羼入

姑蘇志

王文恪撰姑蘇志成楊南峯詆爲不通謂當稱蘇州府志不可用古地名又不可以一地該一郡此語流傳到今僉以爲不可易矣予謂南峯知其一未知其二昔梁克家撰三山志矣不云福州志也陳耆卿撰赤城志矣不云台州志也文恪亦行古之道耳志蘇州而名以姑蘇豈遂爲大失哉

長洲

王伯厚謂長洲名縣始于唐武后時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謂廣陵之吳非今長洲縣其說信矣然吳自有

長洲盧熊蘇州府志引越絕書闔閭走犬長州西漢書王莽始建國四年臨淮民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又魏武帝對吳使徐詳云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將軍游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左思賦云佩長洲之茂苑元和郡縣志長洲縣取長洲苑爲名在縣西南七十里或云在太湖北岸闔閭游獵處圖經亦云吳縣西南七十里有長洲鄉則吳之有長洲舊矣左太冲所賦蓋孫吳之都其時廣陵不在吳境則今人稱長洲爲茂苑未可厚非也

松江

唐人詩文稱松江者即今吳江縣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

受太湖經吳江崑山嘉定青浦至上海縣合黃浦入海亦名吳松江唐時未有吳江縣則松江上流爲吳縣南境士大夫游宦自蘇至湖杭二州皆取道焉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張翰在京師思松江鱸魚膾張志和漁父詞松江蟹舍主人歡陸龜蒙松江蟹舍賦杜牧松江夜泊詩震澤不兼岸松江落葉波皆謂吳江也韓退之撰王仲舒碑文云在蘇州隄松江路害絕阻滯蓋爲隄於吳江非華亭也元升華亭縣爲松江府自是松江之名移於華亭世遂不知吳江之爲松江矣今之吳江縣吳越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遏所見北山小集

沈恭子

顏魯公書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本刻于虎丘山巖今不復存矣皮陸松陵集有補沈恭子詩不知恭子何人予按南史沈烱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仕梁爲尙書左戸侍郎吳令御史中丞陳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郎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以疾卒于吳中贈侍中謚恭子六朝文臣無封爵而得謚者例稱子如任昉稱敬子周宏正稱簡子之類不一而足則沈恭子必初明無疑矣南史儒林傳顧越棲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烱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則虎丘固恭子觴詠之地其字初明或作禮明未審孰是

陸德明

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粤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或謂癸卯爲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今攷唐書本傳但云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是元朗卒高祖朝不及事太宗也元朗嘗從學於周宏正宏正卒于陳高宗太建六年甲午至後主至德元年癸卯相距十載元朗年當在三十左右若貞觀癸卯尚存則耄耋頹齡恐不能著書矣又此書所錄注解傳述人多是南士沈重既雖仕周其書久行江左此外北方學者絶不齒及可證元朗著此書在陳而不在隋唐也

陸暢

陸暢字達夫吳郡人入蜀謂韋皐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皐大喜皐薨朝廷欲繩其旣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造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服之或曰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曰貴門多禮法俾予食辣麨殆不可過張籍贈暢詩共踏長安街裏塵吳洲獨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

徐半千

宋太宗實錄雍熙四年九月壬戌賜殿前承旨徐半千同進士出身仍賜綠袍及錢十萬以其上章言時政也端拱元年三月先是蘇州人徐半千詣闕上書言事上召見與語頗奇之因賜名處叟擢爲陳州戶曹掾處叟請告歸鄉里迎妻子因恐喝州郡恣爲不法事本路轉運使以聞上怒杖處叟流海島處叟事不見宋史而郡志亦不載入今舉以補備鄉邦舊聞

黃策

紹興元年七月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

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泰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二年四月直祕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為漕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于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贓廢繫年要錄

張伯顏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元同知池州路事張伯顏所刊伯顏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彬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於朝係班殿廬成宗賜名伯顏大德五

年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為泉州路治中至大初陞邵武路同知明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大中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乃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十四日卒於相城私第葬同邑益地鄉謝澤原清河侯之兆乃知伯顏為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也伯顏父蠏官至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伯伯顏所授平江路總管乃是致仕所加虛銜不當列於郡守題名表至其父子葬地當見於冢墓門而府志俱闕之

胡惠齋

黃由（淳熙八年狀元）妻平江胡氏號惠齋給事胡公女也（胡名晉臣見游宦紀聞）能艸書今西山玉隆宮有題詩一首世又有艸書禊序四幅字雖未合法然大書橫放亦婦人所難（見董史書錄）又云黃子由尚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於楹閒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闋于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輭金蓮自折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裊蕊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

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艸行書相傳惠齋嘗因几上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鉛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

李諒

唐長慶四年李諒爲蘇州刺史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有首開三百六旬新知四十九年非當

官補拙猶勤慮游宦甚才已息機之句白樂天荅詩云領郡慙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又云遙憐傳語與李六侍御將書寄元九莫歎一日日催人且喜一年年入手微之和韻云自驚身上添年紀休繫心中小是非貴富祝來何所遂聰明鞭得轉無機自注祝富貴鞭聰明皆正旦童稚故事諒字復言嘗官中丞白樂天以是年罷杭州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明年改元寶歷三月除守蘇州當即與李交代也劉夢得以大和六年守蘇州與樂天相去六七年矣

滕甫知蘇州年月

吳郡志牧守題名滕甫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在治平間

據本傳甫於英宗朝未嘗授外任且有光祿大夫亦是元豐以後官不應治平中有之其說固未可信今府志則云熙寧八年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潮州改任十一月改知揚州以本傳攷之甫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此是熙寧間事蓋未嘗除揚州也其後纔爲池州改安州又貶居筠州上章自訟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攷哲宗以元豐八年即位則甫之除蘇州當在元豐八年必非熙寧攷潮亦必湖字之誤東坡集載滕公墓誌正作湖州案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二月知青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移知齊州尋命甫知鄧州閏四月知鄧州滕甫移知潤州甫遭父喪不果赴是月壬子詔前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滕甫落職俟服闋與知州是熙寧八年十一月

乃甫持服家居之日安得有自蘇移揚之事乎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程師孟熙寧中任按宋史師孟傳但云知南康軍楚州洪州福州廣州越州青州未嘗有知蘇州事宋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臚舉牧鄉郡者亦不及師孟名葢石湖修志時唯南渡牧守題名碑石具在其餘皆爲兵火所燬雖廣爲采訪固不能無外譌矣或係之熙寧十六年攷其時師孟正在廣州予家藏諫議程公禱雨記石刻年月分明無緣至蘇也

章帖

吳郡志章岵事凡三見第二卷風俗門記元豐間章岵守郡興郡之長老爲十老會十老會中有程師孟師孟以元豐四年方致仕熙寧中尚未歸田也米芾爲之序云中散大夫河閒公靜鎮吳國四周星紀第十一卷牧守門云章岵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又題名門云章岵朝議大夫元豐五年據此三條岵守郡實在元豐間其寄祿官或云朝議大夫或云中散大夫蓋由朝議轉中散也今府志題名前云章岵熙寧五年以中散大夫知宣州事中間隔程師孟王誨胡宗愈三人又云章岵熙寧七年再任八年八月提舉崇禧觀則大誤矣據續通鑑長編章岵以熙寧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除兩浙轉

選則未嘗奉祠也朝議中散皆元豐改官制以後之稱若岵果以熙寧中莅郡嘗以卿監繫銜不當云中散也宋制知州三年爲一任任滿受代去亦有再留一任者據米黻序有四周星紀之語則岵任滿之後又復留任非去而復來也府志誤以元豐爲熙寧又無處安王誨等乃分爲前後兩任此誣妄之甚者也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云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序末題元豐七年計其初任必元豐四年也楊景畧嘗以代章岵者滕甫想即在景畧之後

楊景畧

吳郡志郡守題名楊景畧繫於元豐朝今府志云熙寧八年十一月以朝散郎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改任元祐元年五月

仍改知揚州此亦誤以元豐為熙寧也按蘇子容集有楊景略墓志云元豐七年避親嫌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卒是景略守蘇在元豐七年以後之明證宋制郡守三年一代豈有熙寧八年乙卯至元祐元年丙寅中隔十餘年不易任之理乎新志亦疑其誤而不能質言今當據墓誌改正

豐稷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豐稷云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此據壁記所載年月分明今府志削而不書殆以宋史本傳但云知越不言知蘇故畧之

歟然所帶樞密直學士之職與史未嘗不合蓋先除蘇而後改越耳史傳於本人歷任偶有遺漏正當據碑刻以補之況豐清敏元祐正人莅任已三四月前志所有後人輒以意去之非也

岑仲翔

唐岑義字伯華爲金壇令弟仲翔長洲令仲休溧水令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曰毋遺江東三岑

賀方回家藏書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二月戊午將仕郎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

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繫年要錄方回本越人徙居吳之醋坊橋

程公闢

程師孟字公闢吳郡人見宋史循吏傳王介甫有送程公闢得謝還姑蘇詩云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傳林塘傳畫去吳王花草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為誰開自注云少保元絳謝事居姑蘇王中甫善歌詞與相唱酬案中甫者王介也微之逸少皆取古人同姓者相況公闢自知青州告老以正議大夫致仕時元豐四年也正議視六曹侍郎故用碧落字

程氏蝸廬

程俱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四海無廬置此翁故營松竹儘飛空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雁中東郭易成生艸合南村先恢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自注云張志和結廬東郭芟以生艸予結廬皆竹椽松柱故有松竹之句小齋曰勝義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程俱有採石賦頗寓諷諫之旨

紹興四年十二月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勔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繫年錄

范良器非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范良器墓在楞伽山案良器名不見史傳據樓鑰義莊記知爲文正長子監簿五世孫又知其爲之柔之兄又知其有興復義莊之功然樓記但云良器一布衣安得有翰林學士之稱宋制翰林又不爲贈官蓋舊志所書官名誤也

惠元祐事不足信

文淵閣學士鄧州總管惠元祐墓按元祐不見於舊志唯新

志冢墓門附載王居正所撰傳云元祐字吉甫扶風人元符詔求直言元祐表陳治亂安危所係事宜十條帝善之授國子監直講加文林閣學士淵聖即位晉文淵閣學士兼領鄧州路鈐轄不聞京師守帥大戰於幕天坡元祐為左翼命神臂弓射却之一軍獨全睿聖即位揚州金人大舉入寇元祐與內侍鄜詢翼帝出至瓜洲遇小舟得渡繾綣從王忠勞備著卒塟平江堵城元祐少好孫吳學及居洛陽與尹焞遊更向儒術崇寧初以劾朱勔忤蔡京意削籍歸紹興初秦檜用事元祐乞身居湖州大全港絕口不言國事少識岳飛於微賤約為死友靖康初睿聖次湘州（湘當作相）薦飛於王後聞飛死

不食數日而卒此傳未審出自何書要是誕妄不足信畧舉數端證之如文林閣學士文淵閣學士宋時無此官名亦不聞建此閣其不足信一也宋世文武各有流品不相雜用元祐既少習孫吳及聞尹和靖之學改就儒術官至國子直講則是文資何緣却爲鄧州總管其不足信二也朱勔以花石得幸在政和宣和之世若崇寧初勔猶未列仕路何得有劾勔之事其不足信三也宋史岳飛傳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不聞又有元祐薦之其不足信四也當姑存鄧州總管職名而删文淵閣學士五字

富嚴墓

富氏世家河南司空嚴嘉祐中以祕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既得請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留父老前日公之惠愛在此邦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烝嘗護松檟當世世如桐鄉朱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風物之美因留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遂爲吳郡人北山小集富延年墓誌

蔣璣墓

朝散郎直祕閣贈徽猷閣待制蔣璣墓在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程俱撰誌銘見北山小集

璣字子有禮部侍郎堂之子父長源朝奉大夫璣以父遺

表恩調秀州崇德令政和二年蔡京復當國令權提轄陝西坑冶催促鑄錢事累遷至承議郎六年權發遣提舉兩浙常平事是冬除代赴闕未行詔復兩八年移永興軍路未行改直祕閣權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累遷朝散郎二浙戶籍率隱丁口避更賦丁籍不得實前使者鈎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爲羨餘遠或至數十年編戶鮮獲免者鎖繫相屬或破蕩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久遠不勝治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願一切蠲之而名籍丁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人德之發運司以遞滯劾詔免所官落職予莞庫

已而御筆除直祕閣管句亳州明道宮累遷朝奉大夫宣
和四年起知明州卒於官明年特贈徽猷閣待制

鄭絳墓

吏部員外郎鄭絳墓在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其妻安人
錢氏合葬程俱撰誌銘北山小集

安人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璙爲中吳軍節
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喆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常少
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爲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
中散大夫中散子承爲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
也年十八歸同鄉鄭公絳仕至尚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

桃源縣君改封安人靖康元年六月卒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教授曰作乂從政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蚤卒孫男曰烈曰勲曰然曰熊曰照曰庶作肅登進士第作乂預薦書皆好學自持

朱耜墓

宣義郎知江陰縣朱耜墓在吳縣至德鄉南峯山龍池之西程俱撰誌銘（北山小集）

耜字元益吳人曾大父億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知邕州贈刑部尚書大父公綽光祿卿贈特進父長文祕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爲時老儒吳人尊之號樂圃先生元

益以大父任補太廟齋郎調婺州東陽主簿丁父憂終喪爲杭州鹽官尉坐蝗蝻生境內免再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宣義郎丁母憂終喪爲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滿代還卒京師實政和七年四月四日宣和元年二月葬其弟通直郎宗子學錄務以狀請銘

楊懿孺墓

承奉郎楊懿孺葬在長洲縣武邱鄉祖興敬之原程俱撰誌銘其畧云懿孺字彝父世爲建州浦城人曾祖有證贈太僕少卿祖伉贈光祿卿父諲尚書屯田員外郎屯田始葬常州無錫縣諸孤因家長洲遂爲吳郡人三預鄉貢五試禮部卒

不第崇寧二年特奏名始授簡州文學監杭州富陽縣茶場遷郊恩以將仕郎權亳州城父縣主簿入貲汎恩遷登仕郎調洪州南昌縣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又七年乃卒年七十有六宣和四年九月辛酉葬

北山小集

程北山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惟深居城之東南曰楊公懿孫余少壯客吳下獲交焉宣和四年春二老相繼殁皆誌其墓

趙崇儁墓

通判趙崇儁墓在吳縣至德鄉茶塢山弟崇修撰文并書誌

石今在法螺庵

同年醻唱詩

府學儀門有石刻同年醻唱詩宋紹熙元年提刑建陽袁說友起巖提舉常平建陽張體仁元善招集同年之在吳者於姑蘇之臺起巖首賦唐律一章而元善依韻和之同作者成欽亮仲鄭章瀣仲濟唐子壽致遠王藝文卿陳德明光宗周承勛睎稷胡元功國敏趙彥衛景安趙彥眞從簡舊名彥能趙彥瓔中玉章題浦城陳題三山周題桐川三趙皆宗室題浚儀至成王胡皆題晉臺則吳人也唯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序之者石湖居士范成大書之者歷陽龔頤

正亦家於吳者也宋史列傳有眉體仁即碑之張體仁葉水心為體仁誌墓述其改姓事史家失書攷古者必疑其非一人也說友官至執政其帥蜀時嘗撰成都文類亦風雅好事者致吳郡進士題名章胡唐王成五人皆隆興元年木待問榜登第

吳江學宋元碑

吳江縣學有宋淳熙五年重修縣學記趙孟覬書撰人姓名以石斷裂不可見其官則權知饒州也又嘉定八年正月重修大成殿記寶謨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黃由撰權刑部尚書兼侍讀范之柔正書又元碑二通一為至正十一年五

月吳江州興修儒學記陸居仁爲文朱庭玨正書一爲至正十三年十月吳江州儒學大成樂記許從宣撰林鏞正書

渡僧橋石刻

閶門外渡僧橋當水陸之衝予往來者數矣曩王西沚語予曾見朱碑訪之廿年未得瞿增鏡濤於吳市買得一紙蓋咸淳十年十月僧元愷等募緣重修記首云渡僧橋建在至道年間緣起得名具載舊記所謂舊記者久已湮沒即此石亦不知所在矣其云判府提舉節制閣學潛尚書者潛說友君高也前判府倪侍郎者倪普君澤也記文與書俱不甚佳然郡橋梁既不詳言金石者亦未之及故識其略云

蘇州府儒學誌

蔡昇蘇州府儒學誌四卷前有徐源吳寬王鏊沈杰林庭㭿諸序刻成于正德癸酉有祝允明跋昇字惟中吳縣人由歲貢官九江府推官書成時已踰七望八矣誌頗載不刻黃山谷食時五觀帖慶元三年趙彥適摹刻於建康之玉麟堂次年虞儔又刻于浙西憲司之明清堂蘇州即浙憲治所也明正德中此碑尚在郡學今訪之不可得矣

先大父生平著述久已風行海內是書刻成于乙丑歲未及十年而刷印日繁閒有磨滅數十條不能辨字雨窗長夏並取舊本及金石跋尾中漫漶者付之梓人悉加補葺

庶爲完善嘉慶十六年五月六日孫男師康百拜謹記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終